

灰商

曹建伟 著

THE BIZLORD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曹建伟 著

THE BIZLORD

灰商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灰商/曹建伟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5

ISBN 7-5354-3021-X

I.灰…

II.曹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3525 号

图书策划:师永刚 平面设计:张清工作室 责任校对:梁 风

责任编辑:姚 梅 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24 插页:2

版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60 千字

定价:29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如果注定要做一个商人，那么就要随时准备接受被贪婪打败的命运。

一九四八年秋天，孔天引快要过五岁生日了。他的父亲孔熙志，一个民国年代靠着经营药品和烟土生意发迹的北城商人，正在着手处理一桩像军火和妓女那样有诱惑力的烟土生意。在骁勇善战的解放军发动的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席卷北城之前，这笔烟土生意很可能将是孔熙志所要经手的最后一笔大买卖了。

为了这笔生意，孔熙志准备了整箱的民国“小黄鱼”，这几乎要消耗掉他全部积蓄的一大部分。眼下，孔熙志忙于处理这笔大生意的时候，仍然没有忘记小心谨慎地提醒自己。凭借着数十年在生意场上的经验和常识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：越是巨大的冒险，越是需要巨大的谨慎。

这是北城的秋天，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，孔熙志在他的书房里准备生意上的事情。

这间书房静静地蜗居在他那庞大而迂回曲折的四合院里的一个角落，书房被分隔为两间，外面是一个大间，为典型的中式装修，却也偶有一些西洋的摆设，像悬挂在墙上的长方形吊钟和榴莲形状的壁灯，茶几上的电话，以及地面上的意大利条纹地毯。从那些按照圆形顺序依次摆开中式桌椅来看，这个大间就更像一个谈判会客的场所了。大间的进门处，靠墙摆放着一排偌大的书架，上面摆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，而且都布置得井井有条。一个商人一定要有一间很像个样子的书房，这样就可以表明：主人不只是拥有金钱——并没有读过太多书的孔熙志，时常这样安慰自己。

在外间的书架旁，还辟有一道窄窄的小门，这间小门平日里多是关闭着的。进去就是一间小隔室，倘若不开灯，即便在白天，这个小隔室也显得有些狭窄和昏暗。隔室里没有太多摆设，房间一侧横卧着一张雕工细致的紫檀木长几，长几的周围摆放着一组美国式样的暗红色真皮沙发。整个小隔室里，比较显眼的是一

张非常宽大而且考究的藤椅，孔熙志常常或坐或靠在这把椅子上沉思他的生意。就是这样一间朴素的小隔室，一直以来才是孔熙志真正的生意中枢。一切重要的生意和谈判，往往都是在这个小隔室里悄悄完成的。

已经六十四岁的孔熙志有着轻微的肺病。现在，他正宁静而平和地坐在那把宽大的椅子上，随意地翻着新到的报纸，报纸上面大量地刊登了关于战争进展的最新消息，他略微皱了皱眉头。管家仍然站在旁边等候着，他已经进来一会了，并没有打扰主人看报。

孔熙志示意管家把隔室里惟一的一扇小窗户打开，一片刺眼的阳光突然刷地一下洒了进来，正好打在了孔熙志的脸上。他下意识地快速伸出手，遮挡了一下阳光。书房的外面，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，那一棵他亲手栽下的老楸树，叶子已经稀稀落落地落了一地。小花园里的黄菊花，也已经开得灿烂夺目。

“都安排得怎么样了？”

孔熙志仍然在翻报纸，他语气缓慢，并没有抬起头。

“按照您的意思，已经全安排妥当了。半个时辰后，大家都会到齐。”

管家一脸的严肃，语气同样平和地回答着。

“还把他们安排在书房吧。”

没容得管家应承回话，孔熙志又接着问了一句：“天引呢？”

听到老爷询问孔天引的事情，管家似乎丝毫不敢怠慢，立刻回答道：

“跟太太去先生家了，中午能回来，司机照应着呐。”

孔熙志放下了手中的报纸，朝管家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可以出去了。管家连忙转身准备出去忙活，就在他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孔熙志突然又问道：

“你肯定船不会沉吗？”

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孔熙志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管家，似乎要把他看透了。

管家立刻就钉子般地固定在地面上了，也许他没有预料到孔熙志会问这个问题。所谓“沉船”，在孔熙志那里就意味着“生意砸了”。过去，孔熙志一直都对每笔生意有充分的把握，从来也不会怀疑。结果呢，他做过的那么多笔生意，也就从来没有“沉船”过。

“船绝对不会沉！老爷。”

管家丝毫不敢怠慢了，也是用同样不紧不慢的语气回答孔熙志的问话，这种不紧不慢的语气，在孔熙志看来，就代表着最坚定的信心，就代表着谈话的底气和心机。孔熙志没有再说什么。

孔熙志的这笔大生意，与以往的许多笔生意都有所不同。

以往的烟土都是经过云南边境的江城，沿着内地的运输线路运到北城，然后再陆续分销到各地的烟馆中去。那些货主要是在云南边境的越南、柬埔寨和老挝等几个国家加工。而眼下的这批货全部是来自土耳其和印度两个国家，这些加工

精良而且考究的一等烟土被运输到广州海港，在沿海接货以后，再运输到北城。显然，这笔生意的货源和发货线路都与以前完全不同。

让商人们更加忧虑的是，如今解放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地打起来了，数十万解放军以重型枪炮进攻了辽宁省的锦州，战役进展神速，解放军看来很快就要大获全胜了。接下来，解放北城显然已经是近在咫尺的事情了。一向小心谨慎又对大势极其敏感的孔熙志，觉得必需安排一个重要的会议，和那些各个渠道上的生意伙伴们沟通一下，才好安定军心。

当然了，这些被邀请过来参加会议的生意伙伴们，都正期待着这批货的到来，都期望赶紧做完这战争年代最有诱惑力的一笔大买卖。凭借着以往的生意往来，他们都足够信赖孔熙志，早已纷纷支付了定金，并且都答应一旦货物到达北城，就立刻支付剩余货款，绝不拖欠。很快，这些生意伙伴们都陆续到达了孔家大院。各式各样的老式福特T型车，还有尾部带有火箭尾翼形状装饰的通用凯迪拉克大轿车，都陆续地开到了孔家的大院前，然后又都陆续地离开了。

还像以前那样，如此重要的会面肯定是要在孔熙志的大办公室里举行。而且，即便是这么重要的生意会谈，大家也不是先从生意上谈起，而要先谈一些轻松活泼的话题，以便缓和一下会谈气氛。在这种场合之中，即便是谈笑，也要有辈分的讲究。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商人，首先开始发言。他是一个清朝遗留下来的太监，对烟土、妓院、官场交际、宫廷技艺等等都颇有研究。因此，在烟土生意的圈子里，老太监倒一直受到众人尊重。

老太监剧烈地咳嗽了几下，然后动作缓慢地喝了口茶水，润了润嗓子后，用夹杂着愤懑的语气说：

“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啊，五十多万条命就没了！美国人的枪炮再夯实，也救不了党国的命喽！”

老太监的嗓音沙哑却又细如游丝。

众人听他如此一说，竟然也有人叹气，有人摇头思索。

一个体态肥胖的商人接着说：

“报馆的人都说，这说话的工夫儿，可能就要打到北城了。这边的队伍要真是扛不住，说不准就直接投降了。国民党那些熊样军队……就不是能打出好仗的主儿！”

众商人都被这一席话逗得笑了起来，还有老商人索性朝地下的痰盂里吐了口痰。

显然，并不是所有的生意人都对这场战争的影响有确定把握，尤其是对他们未来生意的影响就更加难以判断了。接下来，一个身材矮小的天津商人清了清嗓子，用地道的方言说：

“一半的中国人都得靠着我们这个生意圈子谋生活，哪个政府也不会这么绝吧？”

另一个商人又接着天津人的话题说：

“再说了，我们弄来了最好的‘黑粮’啊，我们还贡献地方财政和税收呐！”

众人都纷纷点头称是。

天津人听到有人接他的话茬，就更加来了劲头，索性站起来发言：

“不管它是哪一方的军队，都得用长枪打仗。可是咱们的烟枪谁也少不了吧？”

众人就再次哄堂大笑起来。

会场的气氛看上去已经比较活跃了。这个时候，孔熙志站了起来，大家也都停止了说笑，像是很认真地听孔熙志说话。孔熙志的语气和往常一样缓慢，像是在讲道理。

“所谓商道随政道，无论怎么样，世道是快要变了……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这是给大家留下点儿思考的时间。

“大家都是生意人，都是最优秀的生意人。所谓乱世赚大钱，这笔生意虽说是我主持起来的，但是要有劳各位捧场了。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各位信任我孔熙志，实在是感谢各位啊！”

听孔熙志这么一说，众人纷纷点头说道：“客气了！客气了！”

看到这个场面，老太监竟然扶着椅背站了起来，很像是主持局面一样地说：

“孔先生是跟我们客气啦，要是没有孔先生照应着，我们都赚哪门子钱呐？各位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”

众人又纷纷点头称是，还有人大口大口地抽起了法国雪茄烟。

在生意场上，像老太监所说的这番话，被孔熙志称作是“暗捧”。所谓“暗捧”，表面上看来是吹捧和抬举对方，实际上则是暗示对方，给对方施加压力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“暗捧”是在谈大生意的时候才会使用的谈话伎俩。事实上，这么大的生意，到了如今的地步，每一个人都很明白：赚钱还是赔钱，都在孔熙志一个人的身上了。因此，老太监的“暗捧”不仅仅是给了孔熙志压力，也是讨得了众人的欢心。

仅用了半个时辰，会谈就匆匆结束了，众人都很有礼貌地告别，孔熙志站在门口“小送”他们离去。一辆又一辆的轿车，就又开到了孔家大院门口，然后又快速地消失了。

今天，孔熙志就要安排管家起程去广州港接货，并且要把大笔的货款带去。

孔熙志坐在藤椅上，看着地上放着的整箱金条。这样一笔大交易，显然是必须要使用金条的。近年来，在真正的大生意中，除了金条，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被别人信任的交易工具了。国民党发动的连年内战，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，使经济危机深深困扰着这个国家。连年的通货膨胀使纸币、法币、美金、金元券、银元券等等货币，都不足以让商人们信赖。

孔熙志多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，虽然他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，但他又绝对是

一个谨小慎微的人。无论如何，他还是觉得应该充分信任这个跟随他数十年的人，过去是凡他亲自吩咐管家去处理的生意，从来也没有出过差错。虽然这一笔大生意让孔熙志多少有些担忧，可是他绝对不能把这种担忧在管家面前表现出来。

宁可输事，不可输心——这是孔熙志所遵循的基本生意原则。

“一路上小心，尽快把事情办完。”

孔熙志叮嘱着，说这话时，他的语气里分明透露出严厉和威慑。

“放心吧，老爷，我一步也不会怠慢！”管家仍然是不紧不慢地应承着。

“我派了两个人跟你同去，他们路上可以保护你的安全。”

事实上，孔熙志派去两个保镖显然是保护整箱“小黄鱼”的安全。当面对如此多的金条时，哪个商人还会首先在乎人命呢？

随后，管家就带着两名身材骠壮的保镖一同出发了，金条被封在一个掉了油漆做工粗糙的木箱子里，外面加了一把普通的小锁。孔熙志派车子把他们送到火车站，几天后他们就会到达广州。

安排完了这一切，孔熙志的心稍微踏实了一些。他宁可不再去怀疑任何人，或者任何可能发生的变故了，而且那样也都是徒劳的。本来嘛，孔熙志做了一辈子的生意，深深地领悟到，很多生意就靠着一个“赌”字，而且无非是赌运气、赌头脑和赌胆量。总之，既然决定赌一把了，就不必再去想它了。

现在，孔熙志的药品和烟土生意做得非常顺手，而且俨然是个民国的商业大亨了。但是回到几十年前，他却只是个吃不饱饭的落魄孤儿。

也许，孔熙志天生就是个头脑精明的冒险家。少年时，在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让他吃饱饭的生路之前，他就笼络了一群小孤儿。每天晚上，孔熙志让小乞丐们分散到不同的妓院门前讨钱。这种讨钱和一般的乞丐有些不同，孩子们似乎并不那么可怜，穿得也不那么肮脏，他们死死地守候在许多家妓院门前，专向那些衣着光鲜，揽着妓女的腰肢招摇地走出妓院大门的富人们伸手要钱。

随后，孔熙志会把孩子们要来的钱集中起来，并且定期地把其中的一小部分匀给那些妓女们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们得以认识每一个妓女，他们都是一条线上的人了。有了这些姑娘们做“内线”，孩子们很容易就讨到钱。如果遇到那些宁愿把钱塞到妓女的小巢里也不愿意赏给乞丐的客人，姑娘们就会在一旁帮腔，她们只要晃动肥嘟嘟的大胸脯或者扭动滚圆的大屁股，通常都会立刻奏效。

然而，这种不花体力又不冒险的好生意并不能持续太久，一个比孔熙志体格粗壮得多的小地痞很快摆平了他。最初，孔熙志答应分一部分钱给这个小地痞，但是小地痞经过思量后，觉得完全可以靠拳头拿到全部的钱。当孔熙志有些不服气，并且试图反抗时，在一个雨后的晚上，他的一节小拇指就被用尖利的石块，连砸带切地不平整地割了下来。孔熙志投降了，放弃了那笔生意。是呀，武力和

胆识总是能够快速地解决问题。即便如此，孔熙志仍然固执地认为：暴力只是愚蠢人的无奈之举。

命运似乎又出现了转机。没过多久，孔熙志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小药铺老板，让他在铺子里总是可以吃得饱，所以决定安心在这家小药铺里做工。孔熙志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伙计，尤其擅长与人谈判论理。这种能力非常适合与那些生意场上的人打交道，无论是顾客还是供货商，孔熙志既能够向他们公平地要价，又懂得如何与这些人像江湖朋友一般地相处愉快。

然而，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好与坏的辩证。

孔熙志的善于经营使小药铺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，但是这种红火却激怒了旁边的一家大药铺。生意场上总是有一大批人习惯于“因别人的成就而愤怒痛苦”，这是他们的性格和习惯。那家大药铺依仗着和一群地痞无赖的关系，明目张胆地抢占了孔熙志这边的生意，很少有顾客敢到药店里买药，也很少有供货商敢向药店里供应好货。小药铺的生意日渐冷清起来，掌柜和伙计们的日子都拮据起来。

孔熙志已经习惯了每天能够吃饱饭的生活了，现在却偏偏有人让他不能继续吃饱饭，他怎么可能对这个问题熟视无睹呢？靠着那一帮自幼一起混世界的朋友们的帮忙，孔熙志得到一条线索，最近那家药铺常常给一个大黑帮头头的夫人送药治病，他立刻想到了对付那家药铺的办法。很快，孔熙志就在那个药铺伙计送药的途中使了个掉包计，调换了药品。不足十天，黑帮头头的夫人就命丧黄泉了。又过了数日，那家大药铺就被一帮人放火烧掉了，药铺老板也被乱刀砍死，碎尸街头。

自此，孔熙志又过上了安生的日子。

数年后，小药铺的老板也病重去世了，临终前将药铺以较低的价钱盘给了孔熙志。对药铺老板来说，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，他没有儿子能够传承他的家业，老婆和女儿们又都不懂经营。虽然孔熙志不是药铺的主人，实际上却几乎控制着药铺的全部生意。药铺老板的做法，不仅为自家后人留下了一笔财产，也安了孔熙志的心。孔熙志自此接管了这家小药铺。

几乎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孔熙志的药铺就不仅是经营中药材生意了，早年和妓院密切接触的经历让他对烟土有所了解。那个时代正是烟土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，由于政令不一，割据盛行，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都努力地扩大他们的地盘，他们纵容甚至鼓励种植罂粟，结果就形成了军阀武装、地盘割据、鸦片三者息息相关的生意链条，即便是百业凋敝，田地荒芜，烟馆也照样生意兴旺。

孔熙志在经营传统中药材的时候，就在圈子里了解到了很多重要信息——除了军火和妓女，烟土就是当时市场流通中最重要的商品了。由于上好的烟土可以卖到黄金的价钱，在市场上烟土可以用来交换一切货品，圈子里就习惯地称烟土为“黑粮”。没有钱的人喜欢它，达官贵人们更是以它为荣，彼此互相攀比着，谁抽的货品更上等更够品；他们还优雅地把烟土叫做“黑米”或者“福寿膏”，

这样就与鸦片截然分开了。

孔熙志很自然地就开始干上了走私烟土的生意，理由只有一个：暴利。

那个时候，正赶上了法国人在越南和老挝开荒种罂粟，大量制造鸦片。法国人还设立了专门的鸦片贸易公司，与中国云南边境的“烟帮”合伙，他们买通了军阀政要，用武装力量押送货物到达内地。孔熙志的货物主要来自云南江城的几个大“烟帮”。他们从不惧怕任何势力，押送货物的队伍，往往明目张胆地竖有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：“卖田卖地，将本求利，有人阻挡，人头落地。”孔熙志非常信赖他们，既信赖他们的“说话算数”，也信赖他们的“野蛮暴力”，这两条就是江城“烟帮”的生意经了，这种生意经使孔熙志多年来的烟土生意没有出现丝毫的差错。

对孔熙志来说，做烟土生意最重要的生意经就是两个字：一个字是“赌”，赌命数，赌头脑，赌胆识；另一个字就是“网”，网上流社会军政警商，网下流社会三教九流。

这两个字的“生意经”就让孔家的烟土生意一直长盛不衰，即使是在二十年代的军阀混战和三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期间，孔熙志的生意都很发达。一直到如今，在解放军与国民党内战期间，孔熙志仍然是北城烟土生意场上的枭雄。他就是这样常年累月地，在混战年代保持着家族生意的平衡，并逐步积累起巨大财富。

孔熙志先后娶了三房太太。

大太太相貌平平，但是胸部丰满，屁股肥大，说是一个生儿育女的福相，但是直到入了土也未能开花结果。二太太是上海一个小奸商的女儿，是孔熙志在生意场上经人介绍认识的。二太太虽说是娇小玲珑，人如明玉，但是肚子仍然是不争气，为孔熙志生下了一个败家的儿子——孔天亨。孔天亨极奢烟土、赌博和女色，整日挥霍钱财，被孔熙志称为破财的“灾星”，即使孔熙志给他买了个小媳妇，也没能把他留在家里。一九四三年底，孔天亨和一个妓女同时死在了一家妓院的床上，死时怀中抱着那个身子赤裸裸的女人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女人的乳房。但是，孔天亨为孔家留下一个怀着身孕的寡妇。

眼看着孔家偌大的家业无人续传，这在生意场上也是个“掉面子”的事情。

孔熙志心里焦急万分，时刻期望着自己能够再有个争气的儿子。一九四三年春天，北京的垂杨柳发芽的季节，孔熙志又迎娶了一房小姨太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人，相貌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学生模样，年轻秀丽，而且体态瘦弱。小女人的屁股不肥也不大，但是却紧绷上翘。又有人告诉孔熙志说，这倒是生养儿子的女人了。

次年的初秋，孔家四合院子里的黄菊花开放的季节，正值孔熙志六十岁大寿前夕，孔家却突然天赐一般地三喜临门。这年秋天，孔天亨的老婆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孔则同。孔熙志的小姨太也出乎意料地生了一个儿子，老年得子

的孔熙志感恩上苍，为儿子取了名字叫孔天引。同时得到一子一孙，整个家族为之欢欣鼓舞，连日庆贺。自此，孔天引成了孔熙志生意之外的惟一宠爱。

现在，孔熙志已经安排好了孔家的这笔大生意，又很快把心思放到了孔天引的身上，因为今天就是孔天引五岁生日了。孔天引每一年的生日会，孔熙志都会把庆祝活动举办得非常隆重，这一天也不例外。

从一大早，就陆续有各种豪华的轿车往来于孔家大院。这些来自军方、富商、政客等各界社会名流的礼物都非常的奢华，除了包装精美装有美钞的红包之外，还有欧洲式的蛋糕、美国式的巧克力点心、西洋的新潮电动玩具、法国的儿童礼装……除了上流社会有所表示，其它各界人物也都不愿怠慢。黑道上的人物也送来了一只纯种的德国宠物犬，脖子上还挂着祝贺生日快乐的卡片。“冷玫瑰”夜总会的女歌妓，换了庄重的欧式衣裙，为众人演唱了稀奇古怪的美国乡村歌曲。北城里一流的戏班子也被请到了孔家大院，表演了最新的京派木偶戏和魔术游戏。

生日会隆重而有秩序，客人们个个兴高采烈。最后，仆人们安排了全体客人按顺序坐好，孔熙志坐在中间，孔天引端坐在他的双膝上面。照相师已经把机器布置完备，接着是灯光猛烈地闪了一下，便留下了孔家又一张隆重的庆贺场面。

孔天引的生日宴会结束以后，孔熙志又回到了书房的小隔室，耐心地等待着生意的结果。

这笔生意还是在这年春天谈成的。那是一个柳絮飘飞的日子，就是在这间隔室里，孔熙志热情地接待了大太太的哥哥白仁贵，和一个长期的生意伙伴赵先生。

白仁贵在国民党军队一个后勤保障部门里当着一个 small 官，掌管物资供应。过去的许多年里，孔熙志通过白仁贵的路子，为国民党军队提供药品和烟土，获得了滚滚利润。他们之间，似乎首先是生意伙伴，然后才是亲戚关系。

赵先生个子高高的，异常清瘦，儒雅、洋派又保持着学者的形象。赵先生是个有点名分和地位的，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，懂得三个国家的语言，常常和洋人来往甚密。凭借着留洋的背景和满口的洋文，他得以在北城各所著名大学之间“游教”，并且在教育界留下了一些口碑。

多年以前，孔熙志是通过一个教育界的长者认识了赵先生。

初一见面，赵先生就满嘴中文洋文夹杂地跟孔熙志讲了一些故事。他讲了大不列颠国的皇家海军是怎么建造坚船利炮，然后又如何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海盗，然后就是如何创立东印度公司向全世界倾销烟土等等精彩的故事，这倒让孔熙志对他增添了几分敬佩。

不久以后，这种敬佩就转变成了具体的生意关系。赵先生毕竟是教育界的人士，几番生意做下来，就摇身变成了烟土生意的行家里手，这多少也得益于他懂

得外文，懂得如何与洋人打交道。

这次，赵先生与白仁贵一起来见孔熙志，同样是要谈一笔大生意。在孔熙志的隔室里，赵先生还是像个学者一样，没有单刀直入地谈生意的计划。他把自己的浅白色软料西服外套和白色的礼帽，挂在了墙壁的衣帽钩上，然后优雅地坐在孔熙志对面的沙发上。白仁贵递给了他一杯红酒。

“很多商人都跟我说，他们害怕解放军，害怕战争打到北城，就没了business（生意）！”

赵先生呷了一口红酒，煞有介事地品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：

“打仗了才会有大生意嘛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白仁贵就忍不住在一旁笑了起来，接着就恭维说：

“赵先生是个文人，倒是比我们军队里混的人还明白实情了！”

孔熙志随意地听着赵先生侃侃而谈，也随意地附和着，思索着。

接下来，赵先生却是来了精神，又批判了上海的商人。他对孔熙志说，他非常瞧不上那些所谓的民国工商业者，非闹着要搞什么民族产业。他说这些商人无非也就是造出一些火柴和油盐，织出一些布匹来，没有什么大前途。

“他们就害怕战争，非说抗战毁掉了他们的生意。一大帮人闹着去重庆恳求宋子文，又恳求孔祥熙，恳求他们帮忙筹钱，重新在上海建工厂……”

赵先生像是有点愠怒似的，摘下了镶着金边的眼镜说：

“下着倾盆大雨，他们竟然站在宋家大门口，赖着不走，我瞧不上他们的！”

孔熙志有些不耐烦了，他坐直了身子，点燃了烟斗，暗示赵先生说：

“别人家的生意，我们就管不着了嘛！”

赵先生笑了，立刻明白了孔熙志的意思，连忙呷了一小口红酒，又继续说：

“教书先生的嘴大！教书先生的嘴不兜风！我当了几年教书先生，就爱讲故事（故事）了。”

赵先生接着就谈到了大生意。经过多年的合作，孔熙志是信任他的。赵先生就说，眼下的时局比较混乱，两党的心思全都在战争上了，国民党军队只要一滚蛋，天下就要大变了。他建议孔熙志乘机再做最后一笔大生意，之后就安排路子，携带家眷离开中国，可以先把家产转移到澳门。

然后，赵先生就说到了他已经谈定的新货：

“先是英国人，再是法国人，那些都落伍啦！现在要找印度人，找土耳其人，那里的货品才是最正宗的。我研究过世界史的，那里就是‘黑粮’的圣地呀！”

孔熙志站了起来，在屋子里踱着步子，思索着，然后又回到藤椅上坐下来。

“以前没有接过他们的货，我倒是听说他们的货色正宗……路子能安排妥当吗？”

孔熙志这么说话，就意味着他想做这笔生意了。

“我已经和他们接触了几次，洋人虽说不太好打交道，但是也差不多谈通了。

不过……”

赵先生望着孔熙志，停顿了一下。孔熙志同样直视着他，平和地抽着烟斗。

旁边的白仁贵倒是着急了，赶紧问道：“不过什么呀？”

赵先生望着孔熙志，笑容可掬地说：

“现在他们没有货，恐怕要到初秋了。本来，这没影儿的事儿，不该耽搁您的时间。但是，我怕不提前准备网，鱼可能就溜掉了。”

孔熙志一直望着赵先生，当然目光却是温和而自然的，像是在认真地听他分析生意的道理。他在心里快速地盘算着这笔生意，他觉得战败潦倒的国民党军队，肯定是需要大量烟土的，炮弹只能麻醉他们的尸体，烟枪却可以让他们的灵魂超脱。另外，渠道上的各个烟馆和妓院，都需要再储备一些存货，观望战争的动静，也许战争打过来以后，供货就更困难了。他能够轻易地判断出，这笔生意将有数倍的利润。这样他确实可以安心地带领家眷离开中国，到澳门先定居下来，当然也可以直接漂洋过海地到美国去。

他也在内心快速地分析着赵先生这个人，根据这么多年的生意往来，赵先生应该是他的一个忠诚的生意伙伴了。况且，是他亲自把赵先生带入了这个圈子。孔熙志几乎已经把儒雅的赵先生当成了一个朋友。至于白仁贵就更不必担心了，他们可是亲戚啊。

然后，孔熙志又转过脸望着白仁贵，像是很随意地问道：

“军队那边的路子怎么样？”

白仁贵也是不敢怠慢的，连忙回答道：

“路子都通着呐！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，对将士们来说，什么都是扯淡，就数‘黑粮’是好东西了。”

“赵先生……您就准备吧。”

孔熙志不再犹豫了，像是司令员对将军发出了干脆的指令。

赵先生又微微地皱了皱眉头，像是在思索什么。

“这可是一大笔钱……”

赵先生很谨慎地替孔熙志考虑着这笔生意。

“只有钱不是问题……合作这么久了，你是知道的嘛！”

孔熙志温和而坚定地回答，生意肯定也就谈成了。

现在，孔熙志还躺在他的大藤椅上，思绪倏地一下从春天又回到了这个秋日的下午。

今天是个多么重要的日子呀，孔天引的生日庆祝活动顺利而隆重，而且又长大了一岁，过不了几年就可以慢慢地学一些做生意的道理了。另外一件大事，就是孔熙志的那笔大生意要有结果了。按照预定的安排，管家要在今天晚上赶回北城，然后像以往那样告诉他：全部的货物都已经接收，并且安排妥当。

这么多年来，管家向来都是不会耽搁一天的。

孔熙志躺在大藤椅上深深地思虑着，货物很快就会到达北城啦，然后会同样快速地分散到各个渠道上去。一旦货物分发完毕，大量的真金白银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孔家了，然后他可以兑换成美元，也可以直接把那些硬通货存到国外的银行里。接下来，他就可以着手安排全家出境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，管他天下黑白，一走逍遥。

他就这么平静地坐在他小隔室的藤椅上，想着、等着、盘算着……

人生之中的许多变故都是有征兆的，但是人们又经常忽略这些征兆，这大约就是人生的悲哀吧。

当孔天引去向父亲道晚安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

整个大院里，竟然是冷冷清清的气氛，依稀能听见秋虫低鸣的声音。孔熙志依然躺在大藤椅上，像是在闭目养神。隔室里没有开电灯，长桌上点着一根蜡烛。孔熙志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起身把他的宝贝儿子抱起来，然后亲一下儿子的额头。他就好像没有发现儿子进来一样，仍然躺在那里不动。

孔天引轻声地喊了父亲一声，孔熙志还是没有说话，他只是无力地挥了一下手，眼睛也没有睁开就示意孔天引回去睡觉了。

对于一个商人来说，只有生意上的麻烦才会让他们一反常态，事实自然就可想而知了。这天，孔熙志从中午一直等到晚上。但是，直到深夜管家也没有回来。孔熙志立刻就明白了，其它任何的行动都将是白费力气，管家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，他花费整箱小黄鱼要购买的那批货也不会回来了。

整个生意的骗局其实并不那么复杂，尤其是对于孔熙志这样见过世面的商人来说。永远像个学者的赵先生设计了整个骗局，他串通了白仁贵以及孔熙志的管家，条件就是让这两个从来都没有赚过大钱的人舒服地过好下半辈子。赵先生这么做的理由并不复杂，他需要一大笔钱离开这个战乱的国家，但是他只是个文人，没有武力去抢夺，那么就只剩下欺骗了。

要知道——能够完全成功的巨大欺骗，只有在朋友之间才能发生。

这个道理是孔熙志无意中跟赵先生谈到的。赵先生是个学者，因此很快就能把实践者的经验转化为最有用的理论，然后再用这个理论去获取更成功的实践。于是，他就成功地欺骗了孔熙志，成功地卷走了他积累了大半生的财富。

很快，整个事情就真相大白了。

以老太监为首的生意伙伴们，纷纷站出来指责孔熙志骗了他们，要求孔熙志退还全部订金。孔熙志拖着重病的身體还是召集了这群生意伙伴们开了个小会，会议结束后没几天，孔熙志就把要退还的订金，还有一些赔偿的钱，全部给客人们送去了。

事情总算是平息了，但是孔家的财力显然是被消耗了大部分。

道理上说，孔熙志的一生是敢于冒险和挑战一切的，他也从来没有惧怕过

谁。但是，他现在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问题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乱世当口，总有一批人整天拎着脑袋去赚钱，若是有谁敢欠他们一个银元，他们也会丝毫不顾后果地把谁消灭掉。然后，北城的引水渠里，就会又多出一堆碎肉来。他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，他必须尽力保护孔天引，只要儿子还在，他的家业就能传续下去。

无论如何，孔熙志算是干了这么一回“花钱消灾”的事儿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孔熙志就得知白仁贵被一个告密者揭发，说他在军队滥用职权谋取私利。白仁贵被告密者揭发后的第三天，就被上司枪毙了。黑道上也传出了消息，说是那个管家被人碎尸万段后，都没有包裹，那些白花花的碎肉就被直接撒到了广州的海里喂鱼了。这个消息传出来后，并没有太多人在意，谁会在乎一个小人物的死活呢？

但是，接下来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则在社会上广为传播。报道说，一度蜚声北城教育界的赵先生已经成了美国的富商了，他漂洋过海地捐助了一笔巨资给他曾经执教过的女子大学，呼吁要支持“女权运动”。报纸上的赵先生，仍是西装革履、神采奕奕的样子。这则报道广为传播以后，孔熙志的肺病就更加重了起来。

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一些和平是打出来的，又总有一些和平是谈出来的。简直就像是在生意场上一样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末，防守北城的国民党将军宣布接受和平改编。接下来，取得全面胜利的解放军精神抖擞地开进了北城。从国民党缴获而来的美国式军车和重型武器被擦拭得干干净净，像是没有打过仗一样。一辆辆军车上面还挂着红布条幅，写着庆祝解放之类的口号。城内一片欢腾，各界人士都派出了代表，换上了新衣服，扯出了红条幅，挥舞着小红旗，隆重地欢迎解放军，平民们更是早就把锣鼓敲得震天响了。

在一些长期支持国民党的商人看来，和平改编就意味着投降，这多少让他们有些失望。但是，孔熙志却非常欣赏这种“投降”，他觉得两党军队通过谈判解决了问题，而没有大动肝火，这就不至于用枪炮毁灭本来就破烂不堪的北城，也就姑且保住了残留的生意和财产。按照孔熙志在生意场上的理论——什么事情不能坐下来谈哪？干吗一定要动了肝火、动了刀枪哪？

总之，北城算是和平解放了，可是孔熙志却是病得更重了。去年底的那场巨大的生意骗局，彻底打垮了他的身体。现在，他只要稍微运动一下，就会立刻感到胸闷气喘。孔家的家业也元气大伤，因为孔熙志已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举家迁移到海外去了，甚至连台湾也来不及去了。解放军的动作如此之快，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。如今，孔熙志只是关心孔家到底还有没有生意可以做。

天下都变了，谁能猜得准呢？

如今，又是春花烂漫柳絮飘飞的时节了。天下虽然变了，北城的春天仍像往年一样，樱花、桃花、海棠花三花夺春。孔家院子里的海棠花也是恣意地绽放

了，高贵优雅的粉红色花朵似是争相开放，却又全然不显得拥挤，花朵怡然超脱地伸展在空中，温暖而浪漫。小花园里的鲜花也在春暖的阳光下欢快地斗艳，轻轻一阵风掠过，色彩浓艳的花朵就胡乱地飘舞起来。

孔熙志仍是一个人躲在小隔室里，斜躺在他那张巨大的藤椅上，椅子的庞大反而显得他更加瘦小和萎缩了。孔天引正在外面的大书房里认真练字，因为孔熙志没有允许他到街上去玩。虽然孔熙志也知道，现在很多人还是沉浸在解放的欢庆中。

孔熙志就这样安静地躺着，脑袋里盘算着他的家业、他未来的生意、他儿子的将来……突然，他觉得自己的胸口一阵憋闷，心脏像是上紧了的发条突然回转一样咚咚乱跳。他赶紧扶着椅子把手稍微坐直了一下身子，也许他需要赶紧吃点药。他轻声地喊了一下外面练字的孔天引，孔天引立刻放下笔，跑进了隔室。

孔熙志全身无力，额头上也布满了细小的汗珠，无力地招招手示意儿子给他倒杯水。孔天引立刻就跑到外面的书房倒了杯水，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。孔熙志不紧不慢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瓶美国进口的西药，取出几颗服下，然后又掏出洁白的丝绸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。他做这些动作时显得那么从容，没有丝毫慌张，或许是不想让孔天引看到他的身体是那样的脆弱。他希望在儿子面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形象，保持着从容沉着的形象。

服下药后，他似乎觉得好了一些，突然非常想和孔天引说些什么。

他现在才觉得，自己对儿子的管教也实在是太严格了一些，每天让他练字，把家族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孔熙志已经感到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了，因此该向儿子传授一些什么道理了，也许是做生意的道理，也许是做人的道理，或者是做事的方法……总之，不管孔天引能否听得懂，他都得跟儿子讲一讲。现在，这个像他一样不喜欢说话、办事不紧不慢的儿子，就乖乖地站在他的身旁。

“院子里的海棠开了吗？”

“开了，很漂亮。”

孔天引一直望着父亲。他的父亲看起来那么虚弱，简直就是一个不堪重击的老头子，跟平时那个威严冷酷的生意人可不一样。

“海棠花好看，不在颜色，而在神韵……”

孔熙志压抑不住地咳嗽了几下，连忙喝了几口水。他干吗说这些话哪？是要教育儿子该怎么做人吗？这些问题连他自己都不太确定。儿子还那么小，本该还是个可以朝着饭桌撒尿的孩子。

孔熙志感觉自己的脑袋昏沉沉的，可是还在孜孜不倦地教导儿子：

“做人也一样，不在外表，而在涵养……你懂吗？”

他目光坚定地望着孔天引。显然，他的这些话对于孔天引来说，实在是过于深奥了。但是，孔天引还是乖乖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喜欢和则同玩吗？”

孔熙志好像是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。这么多年来，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孔天引身上，希望他将来继承家业。孔熙志现在才觉得，也许是有些疏忽他那个孙子了。除了生意，他能惦记的就是孔天引了，他甚至记不清楚孔则同的样子，只是感觉孔则同是个顽皮的，而且不成气候的孩子。如今，人至终老，孔熙志才多少感觉到对孙子的隐隐牵挂。当然，这种牵挂只是老年人对人生过往的眷顾而滋生的一丝惆怅而已，与生意和孔天引相比，便显得微不足道了。

孔天引连忙点点头说：“喜欢！”

孔熙志扶着椅子把手，慢慢地坐直了身体，摸着孔天引的头说：

“以后要学着照顾则同，凡事要谦让着他……知道吗？”

“我会的，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！”

听到了孔天引的回答，孔熙志欣慰地点了点头。

“您的朋友为什么要骗我们家？”

孔天引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，还是问出了这个他很早就想知道、可是母亲又从不回答的问题。虽然孔天引并不很清楚这件事情，但是，他还是知道父亲受了欺骗，家里遭遇了不幸，因为轿车不见了，几处房子也被卖掉了。

孔熙志没有想到孔天引会问这个问题，觉得这个问题就像一把利剑直刺他的心脏，把心灵深处的伤疤立刻戳得鲜血淋漓了。作为一个商人，一个讲究尊严的商人，生意上所遭遇的巨大失败简直就是残酷的人生悲剧。那次失败让孔熙志彻底地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——生意场上无朋友。

毕竟，巨大的生意改变一切，何况是友谊呢？孔熙志怎么就忽略了这个朴素的道理了哪？他最应该把这个道理说给孔天引听听，不管儿子能否理解，都得让他记住这个重要的道理。想到这里，孔熙志目光严厉地望着孔天引，有些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他们不是朋友……”

“记住……如果两个人有了生意，就不能再做朋友了！”

孔熙志说完以后，又重重地躺回到藤椅上。孔天引似乎没有听得太明白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望着躺在椅子上闭着眼睛的父亲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。

躺了一会儿，孔熙志还是想看一看院子里盛开的海棠花。他从藤椅上缓慢地站起身来，走到小窗户旁边，想打开隔室的小窗户。白亮刺眼的阳光就突然从外面倾泻进来，泼在了他的脸上，也把小隔室照耀得通亮。

透过这春天满满的阳光，透过这个权利中心的小小窗户，孔熙志看到了一样烂漫而高贵的海棠花，像是欢迎他进入美丽世界的迎宾姑娘的面容。他这么平静地想着，望着，盼望着……突然，他的胸口像是遭到了重重一击，剧烈地干咳了三声，每咳一声就伴有大口浓浓的鲜血喷涌出来。他试图伸手去堵住喷涌而出的鲜血，可是他的手却虚弱得抬不起来。

血喷到了他的白绸上衣上，一大摊红色就滑滑地顺着白色绸缎绽放了，洁白